



SHORT CLASSICS

短经典

Guillermo Martínez

UNA FELICIDAD REPULSIVA; INFIERNO GRANDE: AN ANTHOLOGY

令人反感的幸福

[阿根廷] 吉列尔莫·马丁内斯 著 施杰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Guillermo Martínez

UNA FELICIDAD REPULSIVA; INFIERNO GRANDE: AN ANTHOLOGY

令人反感的幸福

[阿根廷] 吉列尔莫·马丁内斯 著 施杰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2986

Guillermo Martínez

UNA FELICIDAD REPULSIVA; INFIERNO GRANDE; AN ANTHOLOGY
INFIERNO GRANDE © GUILLERMO MARTÍNEZ, 1989

UNA FELICIDAD REPULSIVA © GUILLERMO MARTÍNEZ, 2013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令人反感的幸福/(阿根廷)吉列尔莫·马丁内斯著;
施杰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短经典)

ISBN 978-7-02-013356-7

I. ①令… II. ①吉… ②施…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阿根廷-现代 IV. ①I78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30272 号

总 策 划 黄育海
责任编辑 卜艳冰 欧雪勤
装帧设计 张志全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27 千字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张 6.125
插 页 2
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356-7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SHORT CLASSICS

短经典

目 录

001	大地狱
010	与维托尔德干杯
014	玛尔科内大酒店的舞厅
026	补考
032	帽力的快乐与惊吓
045	一次极难的考试
057	皮普金教授无法战胜的羞怯
064	千元纸币
069	被害者
077	一个养鱼者的肖像
087	令人反感的幸福
103	《易经》与纸男人
114	疲惫的眼
117	一只死猫
142	上帝的阴沟
144	理发师会来的
147	秘密
151	救命!
158	护犊之母

大地狱

许多次，当店里无人造访，只听得见苍蝇的嗡嗡声时，我便想起那个小伙子，我们从来不知道他叫什么，镇上也再没有人提起过他。

出于某个我也无法解释的原因，一想到他，我脑海中浮现的总是我们初次见到他时的样子：脏兮兮的衣服，胡子拉碴，蓬乱的长发几乎盖住眼睛。那时恰逢初春，所以他进来时我猜想他是个往南去的过路客。他买了罐头和马黛茶——要不就是咖啡。算账的时候我看见他望着柜台玻璃中映出的自己，拨了拨前额上的头发，继而问我理发店在哪儿。

那会儿的旧桥镇上有两家理发店；现在想来，若他当时去了老墨丘那儿，可能就不会遇上那位法国女郎，也就没有那些流言蜚语了。可话又说回来，墨丘的店在小镇的另一头，所以不管怎样，我觉着，这事总还是没法避免的。

所以问题就在于我让他去了塞维诺的店，而且看来，就在塞维诺给他剪着头发的时候，法国女郎现身了。她用望着其他男人的眼神望着那小伙子。这就是整件丑事的开始，因为小伙子留在了镇上，而我们所有人想的都一样：他是为她留下来的。

塞维诺两口子在旧桥镇上住下也只是一年不到的事，我们

对二人知之甚少。他们真是谁都不爱搭理，镇上不时有人愤愤评论，实际上，可怜的塞维诺只是因为不好意思，而那位法国女郎则可能是因为，对，有些高傲。他们是从城里来的，就在前一年的夏天，赛季之初。还记得塞维诺新店开业的那天，我心想老墨丘的生意就快黄了，因为前者有理发师执照，还在剃刀理发大赛中拿过奖。他的装备有电推子、吹风机、旋转椅；植物精油是必要抹的，不及时阻止他的话还会被他自说自话地喷上发胶。塞维诺理发店的报刊架上永远有最新一期的《周末画报》。还有，最重要的，这里有那位法国女郎。

为什么人们要这么叫她，我从来没搞清楚过，也从来没想深究：我一定会失望的，如果我得知她其实出生在，比如说布兰卡港^①，或者更糟的，在一个和我们这儿无甚区别的镇上。不过不管怎么说，直到那时，我还从没见过一个像她那样的女人，或许只是因为她不爱戴乳罩，甚至冬天里人们都能发觉她在套衫底下什么都没有穿，抑或是因为她习惯衣着清凉地出现在理发店里，于众目睽睽之下在镜前补着妆容。但事实绝非如此。法国女郎身上总有某种东西，比她那尊优美的胴体——任何衣衫只会窒碍了它——更摄人心魄，比她领口那道深邃的沟壑更叫人心神不宁。那东西就在她的眼神里。她总是直勾勾地望向对方的眼睛，长久注视着，直到那位低下头去。她的目光煽动着，许诺着，却总带着一抹嘲弄，像是在考验着我们，尽管早就知道我们谁都没法让她提起精神，像是早已有了判断，在她的标尺下，这个镇上的任

①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一港口城市，位于大西洋沿岸，也是作者的故乡。

何雄性都没资格被称作男人。就这样，用眼睛挑逗着；用眼睛，傲慢地，一件件褪去自己的外衣。这一切都当着塞维诺的面，后者像是什么都没发觉，只顾默默埋头在一段又一段的后颈，剩下剪刀在空气中不时发出嗤嚓之音。

是的，一开始，法国女郎确实是塞维诺最好的广告，最初几个月，他的店里人流如织。可我把墨丘想简单了，这老头不是傻子，渐渐地，客户又都被他拉了回来：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批色情杂志——那些日子里，这都是军政府^①严禁出版的刊物——而当世界杯到来之际，他又倾其所有购置了一台彩色电视机——镇上的第一台。自此他逢人便说，旧桥镇上，为男人开的理发店仅此一家：娘娘腔才会去塞维诺那儿剪头发。

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回到墨丘那儿去，其根源仍旧在那位法国女郎：没有哪个男人能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忍受一个女人的凌辱和嘲谑。

如我之前所说，那小伙子留在了镇上。他把帐篷扎在了郊外，就在沙丘后边，附近就是埃斯皮诺萨家寡妇的旧房。我的店他来得很少，每次来总会买上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的东西，但塞维诺的理发店他却是每周必要去上一回。很难相信他只是去看《体育画报》，所以人们不由开始同情起塞维诺来，因为事实就是这样，所有人从一开始就在同情他，而他也着实太容易叫人心生侧隐：他无辜的气质总让人联想起小天使，而动不动就朝你微笑的

① 这里指1956年将时任阿根廷总统胡安·庇隆（1895—1974）推翻的军人政权。

性格也是老实人所共有的习惯。他太安静了，有时就像沉浸在一个纠结而遥远的世界：他会目光迷离地把剃刀打磨良久，或是让手中的剪子永无止境地嚓嚓着，只有咳嗽一声才能将他唤回此世。有一次我从镜中窥见他也在痴痴地望着那位法国女郎：带着无声而专注的热情，就好像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这样一位俏佳人竟是他塞维诺的老婆。真叫人心酸啊，如此虔诚的、找不到一丝怀疑暗影的目光。

另一方面，要找理由谴责那位法国女郎也太过容易，尤其是对于那些已为人妇或是待字闺中的女镇民而言，她们已组成了对抗法国女郎那可畏乳沟的统一阵线。而不少男士也对之胸怀愤懑：首当其冲的就是那几个享有“旧桥雄鸡”之名的汉子，譬如俄罗斯人尼尔森，这些家伙可受不了被人轻视，更何况那嘲讽的目光是来自一个女人。

也许是世界杯的结束让人们失去了话题，或因偷欢在旧桥镇素来罕见，如今所有话题最终都会拐向小伙子和法国女郎之间的种种。柜台后的我一遍又一遍地听着相同的故事，先说尼尔森某晚在海滩的亲眼所见：那夜冷得紧，可两人都脱了个精光，该是嗑药了吧，因为就是在—群男人里尼尔森也无法将他们的所作所为说出口；再就是埃斯皮诺萨家寡妇的现身说法，她只要站在窗口，总能听到从小伙子的帐篷里传来的嬉笑和呻吟，不可能搞错的，两人定是又在滚着床单；更有来自比达尔家大老爷的证词，就在那家理发店里，在他跟前，在塞维诺的眼皮子底下……说到底，谁知道这些街谈巷议里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呢。

一天，我们突然发现，小伙子 and 法国女郎双双失踪了。我的意思是，我们再没见到那小伙子露面，而法国女郎也同样不见踪迹，无论是在理发店、去海滩的路上，还是其他那些她惯常出现的地方。所有人最先想到的词都是私奔，因为这总还带着些罗曼蒂克的色彩；也或者是觉得危险已然离她们而去，女人们这会儿倒都像是谅解了那位法国女郎：这种婚姻么，其中显然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如今的她们这样说；塞维诺对她来说真是太老了点，其实回头看看，那小伙子人也确实不错……在小姊妹圈子里说着这话的时候，人人脸上都挂着心照不宣的笑，当事人要换成她们，谁又能保准不会做出相同的选择呢。

可一天下午，当人们再次谈论起这事时，埃斯皮诺萨家的寡妇刚好也在我的店里，只听她用神秘秘的口气说，就她的理解，事情可能远比大家想象的可怕；大家都知道，小伙子的帐篷就扎在她家附近，尽管她也一样没见过他回来，可那帐篷还一直在那儿，而让她觉得相当诡异的是——她又重复了一遍，相当诡异——他们走的时候竟然没带上帐篷。这时有人说起是不是该报警什么的，寡妇低声回答，最好也看着点塞维诺。我记得当时我就火了，可我也没想好怎么去驳斥她：我早给自己定下过规矩，永远别去跟客户争。

于是我开始弱弱地辩白，说没有证据不好随便怀疑别人，在我看来塞维诺不太可能，你想啊，他是塞维诺……可就在这时寡妇打断了我：谁都知道，要真把老实人逼急了，他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当我们还在就这个话题你一言我一语的时候，塞维诺出现在

了门口。瞬时一片死寂；他应该察觉到我们在谈论他，因为所有人都在试图避开他的目光。我竟看见他脸红了，此时的他像极了一个毫无防备的孩子，从不知道如何长大。

结账时，我发现他只买了少量的食品，而且没买酸奶。他掏钱的当儿，寡妇冷不丁地问起他法国女郎的去向。

塞维诺又一次涨红了脸，但这回的红是慢慢泛上来的，就好像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反倒是他的荣幸了。他说，他妻子到城里照顾父亲去了，老人突然得了重病，不过她很快就会回来，说不定也就是一个礼拜的事。而就在他刚说完的那一刻，我看见所有人的脸上都浮现出一种奇妙的表情，我花了好大力气才辨认出那是什​​么：扫兴。可塞维诺前脚刚跨出去，寡妇后脚就又拾起了她的职责。戏演得不错，她说，但还是骗不过她的眼睛，反正我们是再也不会见到那个可怜的女人了。同时她还低声念叨，说血案已经在旧桥镇上发生，任何人都可能变成下一个受害者。

一周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法国女郎没有回来，也没有谁再见过那个小伙子。孩子们开始在那顶废弃的帐篷里玩假扮印第安人的游戏，而旧桥镇的居民们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确信塞维诺是杀人凶手的，以及事到如今仍对法国女郎的归来抱有希望的——我们的人数还在日渐稀少。坊间已流传起这样的说法，称塞维诺在给小伙子理发的时候用剃刀割断了他的喉咙。做母亲的纷纷告诫孩子别在理发店所在的街区玩耍，也祈求自己的丈夫重新做回老墨丘的主顾。

可是，尽管感觉有些奇怪，塞维诺的店里也不是完全没有客人：镇上的男孩们互相挑衅着竞相坐上这位理发师不祥的转椅，

特地要求用剃刀修发；顶着一盘油光锃亮、喷过定型摩丝的头发已成了男子汉的证明。

每当我们问及法国女郎的下落，塞维诺总还会把他病重的丈人的故事重复一遍，尽管现在听上去已经不那么可信。好多人不再跟他打招呼，而据我们所知，埃斯皮诺萨家的寡妇已经提请警长将他先行逮捕。可那位警长的回复是，只要尸体还没有出现，就无法采取任何行动。

于是镇民们开始猜想尸体：一些人称塞维诺把它们埋在了自家院中，而另一些人坚信那两具尸体已经被切成一条一条投进了海里。就这样，塞维诺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似魔鬼。

日复一日在店中听着相同的议论，我感觉到一种迷信的恐惧，我总有预感，在那无休无止的猜度中，一场不幸正被催生。而埃斯皮诺萨的寡妇像是中了邪，无论到哪里都要用她那把可笑的海滩铲挖上三两个坑，她甚至放出话来，不找到尸体决不善罢甘休。

一天，她找着了。

那是十一月初的一个下午，寡妇走进店里，问我有没有铁铲；而后她高声宣布——为了让所有人都能听见——是警长派她来的，不仅要找铲子，还需要几个志愿者，一起到桥后头的沙丘去挖点东西。说到这儿，她特地放慢了语速，说她，在那儿，亲眼见到，一只狗，正在啃一只人的手。刹那间，一切成了事实，当我在库房中找铲子，关闭店门时，我不停地听到——却依然无法相信——人们惊恐的、断断续续的词句：狗，手，人的手。

寡妇带领着队伍，意气风发。我扛着铁铲走在最末。环顾众人，见到的依旧是那些脸孔，平日里来我店里买通心粉和马黛茶的人；举目四望，什么都没有变过，没有意料之外的疾风或是尚不习惯的缄默。一觉醒来后的无用时光，与任何一个午后相同。一栋栋小屋从脚下伸展开去，越来越小，直到遥远的大海，太纯朴，不设埋伏。瞬间我像是明白了我不信任感的来由：不会有这样的事，这种事不会发生在旧桥镇。

我们抵达沙丘时，警长还一无所获。他光着膀子，铁铲上下无功。他粗略指了指周围，我把铲子分了，又将我的那把杵进了我觉得最无害的角落。此后许久只听见切割土地时金属的滞涩震动。随着时间流逝，我对铁铲的惧怕在逐渐消散，也许寡妇看错了呢，也许那一切都不是真的，而就在此时，我们听到一阵激烈的吠叫。是此刻在我们身旁焦急等待着的、寡妇提过的那条可怜的病狗。警长本想靠扔石头把它吓走，可它一次次又跑了回来，有一次差点都要扑到警长身上，于是我们意识到，就在这儿没错。警长重新开挖，一铲比一铲快，而狂热会传染，所有铲子一齐加速，不久只听警长一声大吼，说他好像挖到了什么，于是又两铲子下去，第一具尸体出现了。

其余的人只是匆匆往那儿瞥了一眼就又都挖了起来，几乎是争先恐后地，翻找起那位法国女郎。而我走了过去，强迫自己仔细看那具尸体。它眉心有个漆黑的孔洞，眼窝中塞满尘土。并非那个小伙子。

我转过身，想把我的发现告诉警长，却像走进了一场噩梦：

所有人都挖到了尸体；它们就像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一样，每一铲子都翻出一颗人头，每一铲子都有一段残肢出土。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死人和更多的死人，许多头颅，许多头颅。

我失魂落魄，从一头踱到另一头；我无法想象，不能理解，直至我看见一段千疮百孔的背脊，以及稍远处的，一颗被绷带蒙住了双眼的人头。我朝警长望了过去，他也已经明白过来，于是叫我们待在原地，谁都别动，等他回到镇上，请示上级部门。

关于等候他的这段时间都发生了什么，我的记忆里只剩下那条狗没完没了的吠叫、死人的味道，以及寡妇用她那把小铲在一堆堆尸首中不住拨弄的情景——她一边翻搅着，一边冲我们大声嚷叫，别停手啊，还没找到那法国女郎呢。而当警长终于归来，他挺直身板，脚步庄严，像是已经准备好发号施令。只见他在我们跟前站定，随即命我们将一切恢复原状，把尸体重新掩埋起来。于是所有人又开始挥起铲子，谁都没敢多说一句话。当尘土缓缓将遗骸覆盖，我问自己那小伙子在不在其中。狗还在吠叫，疯狂地蹦跳。我们见警长蹲了下去，双手握枪。只一声响。狗死了。而后他向前两步，枪仍在手，踢了它一脚，叫我们把它一道埋了。

回去之前，他下令任何人都不得同他人讲起今天的事，随后一一记下了我们所有在场者的名字。

法国女郎是在几天后回来的：她父亲痊愈了。至于那小伙子，镇上再没有人提起过他。那顶帐篷很快被偷走了，还没等新赛季到来。

与维托尔德^①干杯

时间是这么过去的：小卢卡斯在地毯上玩着榛子，我堂妹安德烈娅——虽迟了些却依旧无可指摘地成了母亲——解释着一次性尿布的相对优势，而她丈夫，臀状的安东尼奥，又一次把杯斟满。慢慢地，安德烈娅赢得了所有人的关注，姑母们用适时的打断为她助力，补充着尿布的轶事与回忆，于是尿布收割着骇人的维度，对话无可救药地尿布化了，全不顾我父亲还在试图力挽狂澜，在角落里继续述说着某个波兰作家在阿根廷的风格演变，可惜那个人只有他自己认识。

不管怎么说，家里终于有了个宝宝，我感觉大家都从心底里舒了口气；现在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把谈话的舵交给安德烈娅——一个已然精于此道的妈妈了——好叫她和姑母们挑起大梁，保证聊天安全无害，特别是不要扯到政治上去，好让我们安稳抵达十二点的祝酒仪式。

我妈妈早就占据了有利地形，偷偷监视着盘来盘往，而后绝望地发现她的轻乳酪蛋糕被卡门姑妈的水果挞比了下去。从没料到妈妈还能这么大方，冲着我和我哥一顿好劝，只盼我们能多

① 指波兰作家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1904—1969）。他常在作品中使用反美学的词汇，甚至生造词。

吃些她做的。而当卡门姑妈亲切地、殷勤地、用胜利者的姿态，把一块又一块水果挞搁到我们盘里时，我妈心都快碎了，就好像我们都是背叛者。

奶奶因糖尿病被流放得远隔餐桌十万八千里，她无助地巴望着远处还在不断缩小的蛋糕以及遥不可及的果脯，贪婪地、极慢极慢地，啃嚼着姑母们出于慈悲施舍给她的那唯一一块杏仁饼。与此同时，轮椅上的老毛罗点着了烟斗，紧盯着表盘，持续播报着：还差七分钟。现在还差六分……

只有特蕾莎像是出离了愤怒：望着小卢卡斯时，她几乎掩藏不住自己的愤恨。或许是因为这孩子令她想起她今年已经三十四岁了，在不知疲倦的暧昧与缠绵过后，仍旧是一个人，抑或因为这是她第一次乏人关注，尽管她的领口豁得比去年更开，还把女星们的招数使了个遍，两条玉腿搁过来跷过去，晚礼服的肩带时不时从肩上滑落下来，仿佛是满含着许诺的粗枝大叶。连我也不再看她，一方面是由于这般光景——美人的迟暮，睫毛膏与粉饼的最后一搏——太令人感觉压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已能够确认，在多年之后终于她也戴上了乳罩，于是她胸脯的摆荡顿时就失了些颜色；但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此刻我真没法将目光从小表妹唛特身上移开，噢，唛特，唛特，真不敢相信连你也交上了男朋友，可事实就是这样，软木塞击中她的椅子时有人说，候选人已经有了，而她的脸唰一下就红了，接着美滋滋地笑了起来，没跑了，绝对没跑了。

所以我说，时间就是这么过去的，当安德烈娅意外发现安详

平和的尿布问题已经聊无可聊，便将话题转向了……呃……系带过长。是的，小卢卡斯有系带过长，不过不是唇系带，不，不，是舌系带，这小家伙舌头伸不出来，之后肯定得动手术。不然你们想啊，安德烈娅说，到了一年级，别的小朋友朝他吐舌头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我们想象了一下那场景，就都笑了，不管怎么说，系带过长也是个安全的话题。而且啊，卡门姑妈插话道，有些字母他还不好发音，就比如 t。还有 d，我妈补充道。这时屋里突然安静了下来，因为所有人都极其认真地在脑子里过着字母表。随后，特蕾莎把小卢卡斯抱了起来——也没人想到要去阻止她——给他哼起了小曲：卢卡，小卢卡，你的小舌头怎么啦。而突然间……事件开始接连发生：特蕾莎伸出了舌头——她自己的舌头，可小家伙丝毫没有要效仿她的意思，依旧把小嘴闭得紧紧的，剩下特蕾莎的舌头垂在那儿，一根淫荡的舌头，放肆热吻的舌头，寡廉鲜耻地扭卷着。而这还只是开始，因为紧接着赶来试图说服他的是安德烈娅那根蜷缩着的发黄的舌头，再来是臀状的安东尼奥，舌头冲出他嘴巴时还带出了一声牛叫。可是没有办法，小卢卡斯想不通这些人到底要他怎样，所以只是呆呆地望着接踵而至的嘴巴，络绎不绝的舌头，直到所有的舌头都荡在了外边，而此时我见到了……我得以见到了……我弟弟那幼稚的、有些蠢笨的舌头，以及在他面前，我偷偷看到的……看到的……是卡门姑妈的舌头，它像食指一样拳曲着，挑逗着，像是个中老手，正在卖弄着什么——无论如何也不是水果挞。而这依旧只是开始，因为我看见了……在那儿，就在当了母亲的安德烈娅的眼皮子底下，毫无遮掩地展示着的：她老公、臀状的安东尼奥的肥